



5387

元祐黨人傳卷第六

詔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

臣

陸心源纂

陳瓘傳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補湖州掌書記調越州簽書判官元祐閒蔡卞知越州待瓘加禮瓘常欲遠之屢乞歸章不得上會承檄權通判明州瓘到明遂伸所請紹聖初章愾入相瓘遇於道從眾謁愾愾素聞瓘名獨請登舟詢以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

祐六

一

其偏一也愾默然未答瓘復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愾曰司馬光姦邪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愾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肆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元豐之政多異熙寧神考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爲今之計惟當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愾意雖忤然瓘議論勁正愾頗驚異有兼收元祐語留瓘其飯而別愾至都召瓘爲太學博士時愾已與卞合而卞黨林自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因策士題

引神宗所製序文自駭異遽告卞密令學中置板高閣得不毀卞推尊王安石經說禁士人習史學瓘嘗爲別試主文卞欲候瓘所取而罪之瓘以前五名悉取用王氏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以下皆博洽士也瓘後謂人曰當時若非矯謫勢必相激史學自此遂廢矣久之遷秘書省校書郎瓘見愔卞競倡紹述誣謗宣仁皇后因召對徐奏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所以成帝王之治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哲宗意豁然反復究問語移時會將進膳瓘引退有旨約再見愔卞聞

祐六

二

而惡之出瓘通判滄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瓘入朝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仍用鄒浩爲諫官御史中丞安愔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瓘奏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愔乃詿惑主聽規聘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愔始愔出知潤州邢恕以龍圖閣待制知荆南瓘奏恕反覆詭詐得罪先朝公議不容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原情定罪以協公議恕貶居均州復論蔡卞假託經義詭言繼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立國是以行其私宜因其請祠許而遣之章愔當定策時有異議

及爲山陵使無狀以致哲宗靈輦陷澶不前露宿於野願降出臣僚前後章疏明議典刑愆卞皆相繼罷去逾數月遷右司諫時憲肅皇后已歸政瓘上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交通內外希寵之士爭出其門遂使物議籍籍以爲皇太后今猶與政也翌日御批瓘言虛誕不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謫監揚州糧料院命下瓘猶未知詣閤門求見不許因以劄子四章繳進其一論修建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則專指陳蔡京罪惡略言京當紹聖之初兄弟在朝贊導章惇其作威福卞陰爲

祐六

三

謀畫愆果斷力行而京則且謀且行假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相繼斥罷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京又因其得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間五逐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詞極剗切而徽宗竟不之省也瓘旣出國門翰林學士曾肇奏瓘以一言上及皇太后遂至貶斥臣愚謂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當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而留之侍御史陳次升亦以爲言有旨改知無爲軍瓘卽於門外露章奏曰臣

所進劄子論蔡京不可用京關通交結羽翼已成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以臣言爲是請先案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當重加貶竄所有知無爲軍敕不敢祇受詔不許辭免且諭宰執瓘言事極不可得賜黃金百兩爲行裝瓘受賜泣下乃之任建中靖國元年復召爲著作佐郎充實錄院檢討官瓘力辭檢討職遷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瓘見軍事奉行詔敕盡運天下根本之財於西邊因撰國用須知一本以獻復以紹聖閒重修神宗實錄專據王安

祐六

四

石日錄時政記上日錄辨一篇初曾布屢薦瓘於朝以爲可備臺諫侍從然布當國仍主紹述議瓘心深惡之布冀瓘附己使人諭意將大用瓘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爵相餌吾欲投書以決去就但郊恩不遠吾去則澤不及汝矣正彙再拜願得書瓘喜旦持入都堂謁布遽以書進其略曰瓘聞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咸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

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
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
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近守無爲奉
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
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
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
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
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
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
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

祐六

五

今閣下獨擅權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
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爲
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
臥也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
屢作人心憂懼邊費敗壞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
爲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
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覺之言冀
有補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
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
君之一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去就得而奪之乎瓘去年

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脇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

祐六

六

下深思而已瓘不敢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布讀畢大怒至箕踞諱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瞿然改容於是出知秦州崇寧初蔡京爲相追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事瓘除名竄袁州二年移廉州四年復移郴州五年以郊恩赦還稍復宣德郎寓居明州貧甚裘葛不具簞瓢屢空晏如也大觀中正彙至錢塘聞京族子密語蔡京有動搖東宮述正彙不敢隱自陳於杭州蔡嶷嶷方與京敘宗盟結爲死黨械正彙送京師飛書告京俾爲計事

下開封府制獄知開封李孝稱者酷吏也受京指併檄明州逮瑾瑾至孝稱列五本於庭逼瑾使證正彙之妄瑾從容答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遽自陳告瑾豈得與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情旣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義又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瑾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監勘聽其辭失聲歎息謂瑾曰主上正欲得實狀左司第依此置對可也獄具正彙竟坐所告失實流海島瑾亦安置通州居數月京已奉祠詔許瑾自便始瑾在廉州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

誣之罪歸之於卞及居明州自以前書未攻安石爲過復著四明尊堯集取安石日錄中詆神宗語隨條疏析欲徽宗不平安石而因以斥遠京卞也政和元年宰相張商英以聞詔下政典局宣取瑾遂表進乞於御前開折并奏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廷會商英罷京復入相其黨何執中內柄政請治瑾尊堯集謗訕罰勒停送台州羈管京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月具存在申尙書省台人莫敢以居屋借貸者暫館僧舍郡守希京意令十日輒移一寺數月後執中起石憾知州事憾至置邏卒巡察鈔錄瑾往來書問尋

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篋攝瓘至州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憾失措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教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憾慙揖瓘使退瓘在台五年遇建儲赦恩復承事郎徽宗令再敘一官執政持不行方寓通州旋令居南康又移楚州管勾太平觀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摘露其隱慝京最所忌恨故得禍尤酷不使一日少安靖

祐六

八

康元年卒年六十有五贈右諫議大夫瓘通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宣和末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者酢曰非陳了翁不可了翁瓘別號也劉安世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其爲名流推重如此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覽尊堯集以爲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賜諡忠肅

李燾通鑑長編參宋史本傳楊仲良紀事本末陳忠肅公言行錄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

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山人第進士由縣簿知雍上

縣撫民如傷御吏如束縕歷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章八上惇貶雷州繼論蔡卞六罪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伯雨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諡忠敏事蹟詳宋史本傳

張庭堅傳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歷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出爲京

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又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京還朝欲引爲已用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編管虢州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事蹟詳宋史本傳

馬涓傳

馬涓字巨濟四川閬中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涓因以夢中語爲名元祐六年登進士第一

萬姓統譜卷八十五

假承務郎下州文學進承事郎簽

祐六

十

書雄武軍節度判官呂大忠爲帥謂涓曰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已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同過之聽講論語涓自以爲得後爲臺官所論之事無所附麗爲僉壬所憚

鶴山集參聞見錄

劉器之晚

居南京涓爲少尹涓廷試日器之爲看詳官不修門

生之敬器之不平客以諷涓涓曰凡省闈解送則有

主文故得稱門生殿試則天子自爲座主豈可復稱

門人于他人哉器之歎服自是甚懼

長編參聞見錄

崇寧初

入黨籍宣和間復承事郎謝表云岩巖丹闕如曾清

夢之游籃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

四六談塵

孫諤傳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元祐初爲太常博士拜左正言
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
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
前詔書一切不問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
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遷左司諫以
疾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陳郭傳

陳郭字彥聖建陽人嘉祐二年進士歷歙州軍事推
官熙寧五年賞修水利勞進光祿寺丞尋知崑山縣

祐六

士

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郭曰歲歉而賦不
蠲饑莩滿壑何以奉公竟蠲之後爲司農丞未嘗謁
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尋改江淮荆浙福建廣
南提點坑冶元符元年罷三年坐爲訴理所勾管文
字時雪熙寧以來斷過刑獄謗訕先朝歸怨君父勒
停再坐元符末年共成黨與變亂法度降朝奉大夫
管勾洞霄宮崇寧三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籍性清
鯁歷官五十年退無居廬舊吏餽金數百而不受

建福

通志進士表
參通鑑長編

朱光裔傳

朱光裔字公遠河南人紹聖二年累官朝散郎通判
永興軍兼陝西制置解鹽司勾當公事崇寧元年坐
爲訴理所勾管文字時昭雪刑獄歸怨君父降授朝
散郎管勾仙都觀三年復坐元符應詔上書邪中第
二人入黨籍五年與監廟差遣

草堂寺題名參記事
本末韓宗厚墓志

蘇嘉傳

蘇嘉字景謨福建同安人父頌宋史有傳熙寧初入
太學學官顏復發策問王莽變法事嘉極論以爲非
且言時政之失復大歎賞置第一曾布見之譖於王
安石請治嘉橫議罪久之而寢元豐中嘉以蔭補拱

祐六

七

州襄邑縣丞會高麗使者隆冬過境同寮部人卒擊
東挽舟提轄中官陳衍風邑令以下戎服持柱斧行
督嘉曰吾輩豈可爲此服卒不易坐胡床臨視衍怒
劾嘉慢令神宗釋不問寇王冲黨侵軼京畿詔遣燕
順爲提舉捉般使縣官迎見順自坐南面設縣官坐
東西向嘉不揖而退具其事於府奏之罷順罰銅三
十斤人皆稱嘉爲仁者之勇改知杭州富陽縣縣故
號繁劇嘉至究心民事遂以大治初嘉赴亳州掾蘇
軾嘗薦於亳守楊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
毅不可犯自此相知尤深及是軾見頌賈曰公子富

陽之政雖古循吏無以過也元符元年劉摯辟爲訴
理所勾管文字歷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通判常州
三年坐看詳訴理昭雪熙寧以來斷過刑獄歸怨君
父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遂不復出五年與監廟差
遣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召用而嘉已失明矣建
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嘉春溫雪潔言若不能出口
和而不同清能容物暮年所造如此

八閩通志參
京口耆舊傳

龔夫傳

龔夫字彥和瀛州人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
通判相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將上殿卽抗疏

祐六

三

請辨忠邪又乞正元祐后卹位而元祐后冊再廢言
者論夫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化州徒
步適貶所持扇乞錢自給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
興中累贈右諫議大夫事蹟詳宋史本傳

王回傳

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
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浩南遷回斂交遊錢與治裝
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邇者以聞逮詣詔獄除名停
廢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數日卒錄其子渙
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事蹟詳宋

史奉傳

呂希績傳

呂希績字紀常公著次子元豐七年以校書郎充伴
送遼國賀正旦使元豐八年爲吏部員外郎秘書少
監元祐二年改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六年公著喪滿
以左朝散大夫除都官員外郎元符三年坐父公著
毀黷先烈變亂法度降授朝請郎守少府少監分司
南京隨州居性希績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
故伯溫與之遊甚厚崇寧二年入元祐黨籍

長編參
紀事本

未聞見
近錄

祐六

古

吳儔傳

吳儔福建人祖育宋史有傳儔蘇轍門人也

萍洲元
可談

祐中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垂
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

嘲之云教授于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

鼻之無

東萊
詩話

紹聖元年試中制科第五等累官承議

郎元符二年坐爲訴理所管勾文字奏雪前事謗訕
先朝勒停崇寧元年入黨籍餘官之末紹興五年贈

直秘閣官其家一人

長編參紀事本
未繫年要錄

歐陽中立傳

歐陽中立袁州人初試部郎上書言新法不便以司馬光門人坐廢遂不復起崇寧二年入黨籍卒弟子私謚節孝先生

西江人物志

尹材傳

尹材字處初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伊川擊壤集

洛陽人和靖之叔嘗

遊溫公康節之門元祐元年知河南府孫固以遺逸薦授虢州司戶參軍二年充耀州州學教授上疏曰臣尹材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臣伏觀比年以來陰陽不和災異數見五穀薄登民愈愁困蓋由陛下未達天意故災異數出休祥未應者臣以此

祐六

十五

見天意屬于陛下者至深至厚非疏賤小臣所能測也陛下因循謙抑未能仰副天意故皇天震怒再三示譴又徒使所愛赤子橫罹凍餒以警陛下豈天意之所欲哉不得已也陛下可不懼乎賤臣愚暗不足以知天意試爲陛下明其始末則知天意亦不遠于人情也仁宗皇帝享國四十二年仁德可謂厚矣然不與之子者臣以此見天之眷佑皇家有無窮之意欲使陛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永爲神主以保天下億萬年猶未厭也苟無此意仁宗皇帝之德雖百斯男未爲過也然卒不與子者亦可知矣天意在主長

君長君則自外入繼大統欲使吾君知外之事庶能愛養元元懷保小民如商之三宗以紹湯德此天意也若降皇嗣則必生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耳目之玩足以移人苟非天生神靈幼而岐嶷未有不從其習者也苟從其習比之長君豈可同日而道哉臣以此見天子國家有無窮之意故復乃眷在于陛下也先帝一旦宮車晏駕皇帝幼冲嗣位萬機之繁未能獨決則政將誰出故在陛下此天意也天意豈不以陛下生于勲德之族長于外宮稼穡艱難盡聞之矣民間疾苦備知之矣必能仰副天意以富天下之

祐六

十六

民故選擇而在陛下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然則天豈私于陛下之聖可以託其所愛也然則天之託于陛下者豈輕乎如臣之愚輒不自量願佐下風若俟大臣舉薦則臣之狂言幾不得聞于左右之聽矣臣願陛下與皇帝發政于廷日收民望只勞陛下德音數句不出兩旬澤可加于四海矣臣之言豈小補哉臣河南府衣冠之後也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熙寧二年蒙先帝以遺逸召試臣以疾不行元祐元年守臣孫固又以遺逸舉臣蒙陛下特旨授臣虢州司戶參軍次年又蒙陛下除臣耀州州學教授臣蒙陛下

之恩不爲淺矣亦欲未填溝壑之前少報萬分于陛下非自薦陛下無由知臣之能故臣不忍默默自棄于聖代也臣是以不避誅夷上書自薦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特出睿斷召臣暫至闕庭面陳元符二年給事中劉拯言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伏見河南府尹材係知河南府孫固以遺逸薦于朝廷特授虢州司戶參軍上太皇太后書語言狂妄指斥罪不勝戮詔尹材追毀出身已來文字仍令河南府體訪有無子孫仕宦并盡追遺表恩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八

葉伸傳

祐六

七

葉伸嘉興人嘉祐六年進士元祐二年累官兩浙轉運判官二年以呂大防薦綽著能效擢兩浙轉運副使四年除都官員外郎尋遷戶部郎中六年以趙君錫薦除殿中侍御史辭不拜除左司郎中請補外明年改朝請大夫出爲河北路轉運副使伸爲劉摯故吏嘗薦爲監司清修至公廉明有學才長于斷隘而少容紹聖元年以朝請大夫知福州三年以朝奉大夫守本官致仕元符三年坐元祐申爲訴理所勾管文字時奏雪熙寧元年以来斷過刑名謗訕先朝歸怨君父降三官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

籍長編參紀事
本末彭城集

李茂直傳

李茂直未詳里貫元豐元年江西提刑丁母憂長編二百

四十五年任福建提刑七年奏言槍杖手李杭門敵

殺獲軍賊藍載等十八人長編三百四十六元祐二年官湖

北轉運使詔知渠陽軍胡田聽茂直約束無輒滋事

溪洞非元謀爲首及徒伴協從聽其出入各令以謀

捕送爲首之人赴官請賞三年沅州都巡檢邱仲文

與狴犴蠻遇于治州斬獲蠻賊四十八級詔茂直往

覈蠻數狀功首仍爲之備其應推賞者速具以聞經

祐六

六

略司言融州蠻楊晟臺揚言來寇詔茂直嚴督兵將

焚盪巢穴尋奏言收溪管下銅鼓峒歸明殿直楊晟

嚮昨來收溪賊徒望由晟嚮團峒前來射傷多星堡

南平人戶楊晟郎等晟嚮陰與賊人爲助因胡田差

下人勾引收下見羈在州詔茂直胡田不得下司密

切審量楊晟嚮如止放縱他族作過卽令改過如罪

不可容亦須相度不至阻蠻賊歸首之情六年以朝

請大夫爲兵部郎中崇寧三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

籍通鑑長編參楊
仲良紀事本末

吳處厚傳

吳處厚邵武人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清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甌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甌山公唐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欽州司馬事蹟詳宋史本傳

李積中傳

祐六

九

李積中廣東四會人父士廉廣東通志有傳積中元豐元年進士累官知新興縣時提刑司委鞫獄陰使中傷人提舉司令增羨鹽許以薦章積中皆拒之尋爲御史敢直言元祐中司馬光秉政罷新法積中力贊其議歷翰林直學士崇寧三年入黨籍除名勒停編管洪州家焉崇寧五年復宣德郎宣和末爲宗正少卿建炎元年以朝請郎知襄陽府尋罷歸三年金人至大治縣知洪州王子獻道士人推積中權州事金人至以城降四年坐投拜除名編管後裔安國大性大異大東俱知名

長編參紀事本末繫年要錄南昌府志

商倚傳

商倚淄川人元祐八年官太學博士與張文潛晁無咎鄧忠臣相倡和紹聖四年爲秘書省校書郎通判保州建中靖國元年爲殿中侍御史九月上書曰□□□□朋黨之論□□□□不□朝廷患臣不敢□□□□□□之變爲今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作豈朝廷所欲爲哉亦有傾危變計之士以飛箝捭闔□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縉紳之禍幾半朝廷而班列爲之一空五六年間海內多故君臣無閒暇之日

祐六

三

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卽位以來治尙簡靜以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唯務便安進用羣臣不問新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自判天下士大夫始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爲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別又以建中靖國元年爲紀年之號則陛下切於致治之意蓋可見矣然臣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或巧締讒言以中人或妄生虛譽以舉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說以陰動柄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騁曲辯欲以變更朝

廷之好惡假浮議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
駕虛爲實豈顧紛紜之言曰唯期口附以進身黨與
漸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曷底口口口陛下聽覽
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口口口口口
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
口口之口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
不口建唯陛下察之崇寧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
楊仲良紀事

本末諸
臣奏議

陳祐傳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祐六

三

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
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
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
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
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于
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
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
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
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虞防傳

虞防武進人熙寧六年進士崇寧元年以蔡京奏舉充講議司賦調檢討官尋坐毀哲宗謚號保入籍人責添差岐高鎮酒稅崇寧三年入黨籍政和二年復官朝請郎知永嘉縣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貴乎推行之得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時之私上欺天聽改爲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欲望特許興復以便上下詔防除名勒停循州編管

紀事本末一百三十六參毘陵志

李祉傳

李祉魏州人父清臣宋史有傳崇寧三年坐其父清

祐六

三

臣議棄湟州阻壞先烈祉當時用事送英州編管入

黨籍

紀事本末

後官浙江轉運使

浙江通志

李深傳

李深字叔平福建光澤縣人父誥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贈朝請大夫深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曹州濟陰縣主簿歷知饒州之鄱陽蔡州之遂平二縣以清慎聞元豐初爲太常博士提點秦鳳刑獄三年詔以深岷疆自任議多齟齬于訓兵法度不能曉知而沮排同僚必使從已徙淮東提刑尋以豐稷言知饒州元祐元年檢點淮南等路坑冶鑄錢事言坑冶

鑄錢舊隸一司元豐二年以荆廣淮浙分爲兩路韶州岑泉等場自去年以來坑冶不廢乞通爲一司從之紹聖初章惇爲相議以僱役爲差役置司講論召爲秘書丞充編敕所看詳檢役法文字已而惇從蔡京言徑請人額僱直一從元豐舊制深爭之不能得遂丐外四年除奉議郎權通判通遠軍會星變下詔求言深在隴西上書曰臣聞日者太陽也故爲人君之象星則麗乎陰者也故爲人臣之象今妖星示變爲陰盛之災臣恐天所以警陛下者不在四海萬里之遙而在陛下左右前後也臣請薄陳事實願陛下

祐六

五

擇之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杜絕臺諫私於宰執也比年蔡卞執政乃使其兄蔡京得薦臺官旣被其兄之薦者能不被其弟乎陛下命黃履蔡京各薦充御史者三人而履所薦者二人不召一人召爲監司而已京所薦者三人皆召對而二爲御史一爲監司四方瞻望願登蔡氏之門者惟恐不及然則執政之過惡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遣監司按察諸路欲知下民疾苦官吏美惡故著令應職相統攝及事之相干者必使避親蓋欲監司與統攝無蔽欺也今章橐爲涇原帥乃用其壻劉何攝事

又使之專應副涇原軍須前日進築平夏城爲賊所鈔而奏報不到朝廷然則帥臣之乖謬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賞功罰罪進退羣臣以勸懲天下然如鄜延一路兵勢一路兵力進築三城而每賞不過於進官一等涇原章紮以四路兵勢三路兵力亡失甚眾纔築安西城一寨而賞典則官自朝散而遷朝議職自修撰而加密直無乃以章紮爲宰相章惇之兄而固優之乎陛下分命監司應副諸路芻粟如邵鰲於鄜延則親臨飛輓至其功成所賞不過一官張詢於熙河泰然安枕未嘗一至沿邊而金城之賞乃自權

祐六

言

發遣運副一進而爲都轉運使又加秘閣之直無乃以張詢爲宰相章惇妹夫而異之乎陛下鼓舞人物文臣以兩制爲榮武臣以橫行爲榮冠儒冠者必有大學術犬才能嘗爲侍從之官或邊帥發運使副累年者乃可得兩制列武弁者必有大功勞大資望爲朝廷所親信者乃可橫行臣比見呂嘉問移發運未數月不緣奏計登對不緣六曹貳卿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雱之女蔡卞娶王雱之妹臣不知嘉問之驟爲兩制果出陛下之聖意乎臣又見張赴近自左藏庫副使不因賞功又無他長遂以閤門

副使爲雄州帥天下皆謂張赴乃章惇之妻兄弟比
自章惇入相未三載間差遣屢易莫非要郡與兵權
也臣不知張赴之超爲橫行邊帥果出陛下聖意乎
章惇爲小官時有李參者常薦惇今參之子孫李冲
李延嗣悉爲監司此人人知章惇之報私恩也蔡卞
爲王安石壻鄧綰薦卞於先帝欲以嬖安石先帝察
其邪慝怒而逐之德音指爲奸回天下至今傳誦今
綰之子洵仁洵武同時召對一爲校書郎一爲提舉官
洵武又兼爲修史檢討此人人知蔡卞之報私恩也
恭惟陛下復行免役本以寬民而取於民者不輕陛

下留神安邊本以養民而害於民者先至原其所以
然則以用蔡京爲詳定用章惇爲帥臣也京於簾幃
聽政之初實知開封府事方朝廷更改僱役卽奉行
差法爲天下倡是時章惇劄子所謂祥符縣役人一
千一百餘人不數日間差撥了當者實京主其事也
然則如京者其可使之詳定乎故役書未下之際京
乃獨入劄子乞人額僱直並依元豐以掩昔日之失
又陰造誣言謂同列兼行差法議論紛紛稽期遷令
此役法所以未全而上違陛下本意也竊於元祐中
爲陝西轉運使當鄜延棄米脂浮圖二寨之時竊於

綏德城召諸將佐置酒高會作樂相慶又上表稱賀以棄地爲盛事進爲慶州帥遇賊兵侵犯而措置乖方殺掠人民然則如案者其可使之爲帥乎故案比赴渭川方半月間遽請進築欲以贖前日之罪倉卒無備上煩朝廷起環慶秦鳳熙河涇原四路馬軍以爲防北又驅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車乘人夫以充漕運輦置百物勞費萬端老幼嗟怨徧滿道路此邊事所以未息而上貽陛下深憂也諫諍之臣自上官均孫諤以言事補外之後論近臣者鮮矣陛下能不爲萬世慮乎伏望陛下上念祖宗積累之艱難親收人

主威福之大柄選擇正直之賢士以備諫諍委任公忠之賢佐以爲贊襄駕馭英雄使之各盡其力屏斥奸佞使之無所施其巧如此則符瑞沓至災害不作天文之變不足患矣疏入情及京卞大惡之會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都總管鍾傳等進築丹喇關奏報失實以深在軍預議責降一官深嘗力陳不築淺并則天都齊訥納森皆未可進築其言切中機宜而帥臣以鍾傳被責竟不敢奏也已而曾布言邊人皆以深爲枉乞下兩帥體訪遂降指揮令章案孫路相度的確利害以聞案路奏如布言得旨敘復

遷朝散郎陞辭奏事復爲愍卞所譖罷歸建中靖國
元年起爲司農寺丞復專領戶部役法深於是取出
錢之重者悉明蠲減之崇寧二年京當國貶深復州
除名勒停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人四年移建昌軍
改青州五年復官入閩通志參通鑑長編會稽按英
續集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李之儀傳

李之儀字端叔其先景城人後居當塗舉進士之純
從弟元祐八年蘇軾帥定州辟掌機宜文字厯樞密
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累監內香藥庫御史石
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

祐六

宅

提舉河東常平范純仁將薨以意授之儀作遺表未
幾蔡京當國謂純仁子正平與之儀矯撰遺表編管
太平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
謂入刀筆三昧有姑溪前後集七十卷

宋史參施
註蘇詩

范正平傳

范正平字子夷純仁子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于
其墳造慈雲寺蔡京以向氏后戚奏拓四鄰田廬民
有訴者正平按視皆民業京坐罰金用是蓄恨正平
及當國正平以忠武軍節度推官居憂京言正平礪
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

克明傳二聖虛亡之意遂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
正平就獄捶楚甚苦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
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
大事防後患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
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
得歸穎昌以壽終

宋史參世濟忠直之碑

曹蓋傳

曹蓋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編管
柳州除名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
四人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

紀事本末

祐六

三

楊絳傳

楊絳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除名
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二人五年
降兩資收敘

同上

蘇昞傳

蘇昞字季明京兆武功人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
四十不求仕進從張載學最久爲門人之秀後師二
程元祐元年以呂大忠薦授邠州司戶參軍除懷州
教授尋召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黨籍邪上尤
甚第二十六人編管饒州過洛尹和靖館之和靖問

曰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貶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

明以爲然五年以舊資上降兩資收敘

伊洛淵源錄
萬姓統譜

長編紀
事本末
葛茂宗傳

葛茂宗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除名勒停編管道州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

十三人

紀事
本末

劉謂傳

劉謂四川導江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得罪宗廟除名勒停崇寧

祐六

堯

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九人五年降兩資收敘

同
柴袞傳

柴袞周世宗姪元孫熙寧中累官鄭州長史十年令吏部與注遠處主簿或尉

長編二百
八十二

坐元符上書謗

訕譏斥得罪宗廟除名勒停編管全州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八人五年降兩資收敘

紀事
本末

洪羽傳

洪羽字鴻父南昌人紹聖四年進士歷知台州軍母爲黃山谷妹不淑早世所爲賦毀璧者也與兄炎玉

父朋龜父芻駒父皆以文詞名世號四洪羽坐元符
上書謗訕譏斥邪上尤甚三十七人編管江州五年
于舊資上降兩資收敘

書錄解題
參西江志

趙天佑傳

趙天佑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除
名勒停編管隨州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
十五人五年降兩資收敘

紀事
本末

祐六

三

元祐黨人傳卷第七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李新傳

李新字元應四川仙井人自號跨黿先生元祐五年進士劉涇嘗薦于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絕立就累官承議郎南鄭丞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書曰臣伏觀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闇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析爲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維陛下裁擇臣

祐七

一

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禋禴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洊臻其傳日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修其末不推原其失而狃習之臣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者此也廼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

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卽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必求賢以爲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亂絲之端而末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治聞睿智有靈而更

祐七

二

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刊去敝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卽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爲急欲明風俗之蠹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縻大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覩者信以傳信耳之傳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微叩闥未得流賈生之涕抱嫠婦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爲奸臣擅命朝多忌

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
不得下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
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口
臣雖疎愚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言
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
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
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
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體
謬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
處以給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遼東之獻豕者又何謂

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
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闈則拱手在外
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曷
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搜大臣而生死
之鼻息于雲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衽道路側目方
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爲可與無爲者也不於
此時輔弼以仁義啟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祥瑞
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
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
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閒暇閒

暇而觀書者同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探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攘人主之權者不能爲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鈎摭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奧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田蚡之除吏尙未盡門如市矣而欽若之子壻尙撓法

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尙賴法度磐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爲用匕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堪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爲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爲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爲名今天下噉噉亦必有指宰相以爲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已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

序水旱失時災重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
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
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謝事是
彰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邇醫藥強起視事以與朕共
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
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
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爲無功
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
相亦以奉職不修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
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

而罷王商問牛喘而內史以怪丙吉閉坊門而溜漚
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
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曷與尸而視之社而稷之
乎稽考程案顧問鹽米曷與什已者游而若已者趨
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鵬挾兔則一切嬖嬰
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稜以求苟容伴食以希無
責其閒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
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
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齧地千里蕩室廬汨
牛馬老弱轉徙箱筥錡釜輶輅籃縷號泣道路州縣

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遞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云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橡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突無燧烟獸游於市鬼哭於庭死者若蟻潰麻什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變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當堯之朝有舜禹稷契皋陶太戊之朝有伊陟巫咸

文王之朝有閎夭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于東漢盛于唐甚于本朝爲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焰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劍相笑館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穿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蝮笑閒藏刀孟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

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蘊天子巍然其中爲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黃緣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爲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縵緯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

祐七

七

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唐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訴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舍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疵病槩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註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

見淵魚爲不祥尅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爲亂之心速況已湔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讐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甯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於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謠劉宗魯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旣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文宗謂宋申錫孤直擢

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爲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冢之觸邪如草之指佞敕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天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

壅蔽而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
以爲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
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
就殊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
言之助爲寵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
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爲清
要之津委靡備位否則懷怨隱慝席風聞以報其私
而爲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奇衰雌黃於匹
夫之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
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氣而

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賁之禮物以吐其骨鯁開白獸
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中女
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矣亂
之初生臺諫爲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爲備物鄒浩以
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怙於故常學爲轅駒安於
豢蓄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
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
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
之官以拾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
習士書又禁之使不得書賢良科廢而人舌直聲嘶

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強明疏通不待劄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爲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夫陳瓘等列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採清議區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爲天子門生則效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羔裘之正

祐七

十

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爲臣言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源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讐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爲相而廟堂無備位以爲將而闔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眞御史也使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八主振其侶若鵷鷺高其選

若瀛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樂育而巖穴幽隱玉彩呈露下僚英俊錐囊穎脫號爲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微幸其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遊以激獎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干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筭假笏得盡閒燕而內相帝聰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闕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

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洪鐘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自今日矣驟而談兵則趙括不可以將驟而用客則舞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謂粹美王道紛飾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軋國體俗失之俚輕

失之誣批糠我制度斷絕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諒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摔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外夷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筦庫之寄污穢簡嫚吏議而去者畧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蓄之獸莫戾於虎梁鴛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用歟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歛恩意於私家大起

祐七

主一

寒滯之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礪漸勸取其姓氏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爲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歟後鄭五有其名而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琯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畧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敢舉五季其閒彊臣專封而割據山河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

奚爲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啟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陲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尙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爲輔而大厯貞元以後益更恣橫田宏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已遠惟

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貽孫謀而不窮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戎人侵擾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甲兵之利可以坐撲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羗夷驕黠爲日已久侵暴我黎庶虐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於民有法也志已先定

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策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資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爲賞也日者固常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關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強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勤積粟邊鄙待

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土木之役興臣嘗論大禹之卑宮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啟千門萬戶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爲游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奉蕭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爲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爲必婦人之說諸侯黜聖大夫倉則知樞不可丹春築於郎

冬築於囿則譏臺不可爲故阿房就而大盜興紫閣
城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游姑
蘇香分銅雀未遐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
室之場而增禾黍之歎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邇
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斤工輸之巧晝夜雜
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焚柱楣之所紛弈碱金玉
以次第爲步割龍蛇以飛走爲戲陶甓倍於南山之
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爲之尙憚其勞以人爲
之皆知其不可而又繁飾物御增崇佛廬夫司農不
能供無訾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之及闕寺希

祐七

五

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裳
衣以滋禍亂之芽而探矯命令與知朝政以隳祖宗
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
靡之觀究文費之蠹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
宜勿啟也臣伏願陛下曰慎終戒防微杜幾書無逸
爲元龜置欵器於座右仄席儒者而與之考古今成
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
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爲異者也何謂財
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
謂不責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說禮者以爲貨惡其

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爲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已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肱篋而掌握盈虛來如江湖積如邱山不加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宏羊起而爲公卿皇甫鏞進而至宰相言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

杓貫爲富貴之美談王制以爲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鑿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爲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捨狼戾爲有餘不强隕穫爲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擢子則必貧旦旦伐木則必微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裋載囊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以詠歌傳以金石以至于今而不衰也方今利空百出臣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

者一事爲陛下畧陳之且摘山以爲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歲入不貲邊防之用仰此以爲喉物之哺故朝廷假其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囹圄無虛刑餘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爲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

從者爲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苟且旦夕之譴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爲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罵族誹思嚮其肉墜其臍呼天而詛操矛而逐之何啻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與陛下之遠民忍不聽此而矜怛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爲鹽池之壞未復國用猶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西南世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爲鳩毒之懷壤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肇於桃蟲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旣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

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閣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崖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土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嵯巔乃悉衆掩印戎雋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雜而不合西戎道里自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晏甯日久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拊子孫以待盡賣劍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戶弗闔而無有犬吠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及恬玩已

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州縣爲蠻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撓拂者矣臣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朔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中守邊者因仍徼倖計歲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嫺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冑爛潰而不復治障候弛杳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也比年峨

祐七

尤

眉蠻獠以關市不平卽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踵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廬山以市珠馬爲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狄山之頭據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爲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爲迂詔修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

梁爲心昏耳目塞大臣背數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
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王之
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
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
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
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
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則心腹爲之
不甯在心腹則四肢爲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
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
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

祐七

三

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
綱維持不絕固無有受病處蓋嘗治之於未然而已
臣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肢
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
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爲癰潰緩
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苟簡一時之功是
諱疾於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
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棄所
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
大臣□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爲已有臣言

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奸雄崛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卽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沈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以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不必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紉腹肘後萬金反魂起廢於急迫尋常之閒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鍼砭所及聚毒供事尙未爲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

祐七

三

如磐石泰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爲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計矣而桓帝止以不諱何語爲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天促爲乖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爲陛下道哉臣釋末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媚上位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疆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無裨聖政之萬一而祇自以爲勞伏維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旣恭默以

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
人求道於瓦礫間迷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千慮
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
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
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
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卒殺儀處有
案此處有缺佚且爲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
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而或見于外人君可以
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
況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尙密則無過事明皇之

初銳意勵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
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爲歎
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
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爲而一
日廢適遠中畫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
願陛下責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
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
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崇甯初入黨籍邪等尤甚羈管遂州大觀
三年三月赦書與韓維等九十五人同出黨籍並敘

官宣和癸卯累官貳郡流落以終建炎三年以其子
時雨訴于朝紹興五年贈朝奉郎

郡齋讀書志九朝
編年備要通鑑長

編紀事本末繫年要
錄二十五卷

陸九集

祐七

三

元祐黨人傳卷第八

詰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扈充傳

扈充四川人元祐八年知利州

長編四百

崇寧三年已故

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詆譏謗斥得罪宗廟入黨籍邪

上第四十一人

楊仲良紀事本末

張恕傳

張恕字忠甫文定公安道季子也力學自奮

鄧浩道鄉集

與蘇轍蘇軾王鞏相倡和轍嘗贈詩云人生不讀書

祐入

空闕一無有羨君常齋居書帙滿前後開編試尋繹

閱歲尋當富縱橫畫圖出次第宮商奏汪洋畜江河

耿莽在林藪興亡數千歲繹絡皆在口累官寺承崇

寧元年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蘇州明年差知齊州

尋進朝散大夫管勾太極觀五月坐元符末上書謗

訕落直祕閣降授朝奉大夫監高郵軍酒務崇寧三

年再降兩官落職入黨籍邪中五年敘復朝奉郎管

勾靈仙觀

長編紀事本末參蘇志東坡人

陳并傳

陳并字巨中

米芾書史

祖執中宋史有傳元豐中進士紹

聖四年厯官某縣令上書曰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過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已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眾唯唯輒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纖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尙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

祐八

二

焉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勝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目爲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爲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濤爲無甚過則以濤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斂培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爲疎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

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厯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炎或短或長內爲後宮之害外爲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以廣也爲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讐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于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撤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率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王之側身修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眞

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詔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于耳有補于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于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甚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

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閭巷賤夫尙以出妻爲恥況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爲天下後世法行而爲天下後世則朝行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言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置之死以爲罪

祐八

四

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旨選后天下疑之臣竊以爲昔慶厯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屬伏闕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規摹所期直欲

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內則閹官嬖佞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爲是不能躋上于唐虞之盛而致陛下于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

祐入

五

得自新至于殺人情輕尙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尙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嘗爲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爲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口元祐之政更爲形比先帝則今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需應口口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

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于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攻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證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主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于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

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于臣下計較如天地之于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于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恃爲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爲快訓誨紛擾自爲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旣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旣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爲相□□諫近世如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董行□謫近不過三兩

周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
言義士憾激無所顧忌所以間缺失守太平陛下繼
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聖
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
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
清衷韜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有不怒之神威終之
以禮樂無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用事
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爲急百官之中少識
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
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

祐八

七

言之王安石爲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
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
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
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
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
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卑汙如此甚可恐也
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
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
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
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

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口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削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口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口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面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若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

祐八

八

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歛之臣復進闕宦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全是也仁皇初卽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祐冲人士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言庶求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爲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

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于魚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日口班言見明日除尙書右丞蔡確南行之口口今尙書右丞黃口口元祐爲御史中丞口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

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已尋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詰善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閹官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臣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爲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勤兵勞眾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

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根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白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爲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儒馬飢用無紀律雖口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爲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

祐八

十

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五事書一日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卽位未久厯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爲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大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

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爲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彝輿尙世襲領節鉞至四世外繼遷叛盡據夏有銀綬之地清化中始納款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尙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眞宗仁慈寬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

祐八

士

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營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公邊鄙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輩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恠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

下幸甚臣所陳□□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
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
成王有周公旦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閭散之徒朝
夕講道明義爲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
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觀爭地
兵戰之危事聲色不得惑游畋不得作貨利不得萌
德已進矣尙猶有訪落之謀廟小毖之求助七月之
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
言不聽而召公尙有不悅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
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

祐八

三

已成臣下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
斥二三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
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
石者爲誰賴以爲醫工之藥石者爲誰爲陛下之股
肱耳目者爲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
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
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
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
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于
國有補于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

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于公恩歸于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卽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諫論事伏閤不去帝若懼不測口口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廢矣吾年今八十與見口口口學術蹇淺言無文采發于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口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元符累官奉議郎高密廣平郡五院大小學教授上書毀佛道降授權發遣華州崇寧三年再降承

祐入

主

事郎添差監連水軍鹽茶酒稅

李燾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參諸臣奏議

五年復宣德郎重和元年知建昌軍并嘗爲勸農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客語

洪芻傳

洪芻字駒父紹聖元年進士坐元符上書邪下降兩官監汀州酒稅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宣德郎靖康中諫議大夫汴京陷見景王祇候人曹三馬記余大均放出顧作祇候人准守自盜犯姦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著有豫章方乘老圃公及

編楚漢逸書若干卷

李燾長編參紀事本末
靖康要錄西江人物志

周鶚傳

周鶚字廉彥鄞縣人中元豐二年乙科調桐城尉既而曰古者學而後入仕未聞以政學也曩時口耳剽習特以取科目爾士當以治心修身爲本本立則事不足治於是官期至不赴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其指歸箬而爲言必期有用旁至兵刑小學天文地理博極淹該時潞公文彥博韓公富弼溫公司馬光與其舅氏蜀公范鎮皆聚洛下鶚每請詣講貫六月上書論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許修職貢

祐八

西

戒邊吏勿妄出兵慮夏人入寇邊吏或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爲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爲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止選於教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省記姓名長編二百三十國子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以學官賢良薦厯官自濠州戶曹以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爲政皆有綱要居曹幕則著會稽錄振領圖宰縣則著日成月要歲會集守郡則著承宣集閱其書可以知其

政矣元豐末上疏論章惇罪且言元符后不可配先
帝寢廟遂坐廢錮入元祐黨籍退休于家作四休堂
于西湖之西與弟銖偕隱相與徜徉山水間唱酬成
編紹興初朝廷牽復黨人特轉中大夫將用之而老
矣有奏議表啟雜文二十卷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
一卷尙書江大猷差次之別承宣集爲一卷製序以
冠其首尊之曰鄞江先生文集鶚初娶胡氏尙書右
丞宗愈之女再娶王氏翰林學士覲之女而妹適陳
忠肅公瑾蔡京作黨碑婦翁甥舅俱入籍世以爲盛
事

實慶四明志參延祐
四明志通鑑長編

祐八

五

蕭刊傳

蕭刊累官觀察推官與蘇氏弟兄相倡和樂城人有
和蕭刊察推賀旌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紹聖元年
責授朝散郎管勾崇禧觀元符三年坐上書謗訕降
授承議郎添差監漳州鹽稅崇寧三年再降五官入
元祐黨籍邪中第十三人

紀事本末參
蘇轍城集

趙越傳

趙越元祐八年累官通判開封府前知遼州榆社縣
唐愬衝越節令廂巡收付右箱經宿方釋御史黃慶
基劾越擅作威福紹聖元年都水監言河勢緊要楊

武歸逼近京城請救官司共提舉固護詔差越疾速
前去救護尋罷爲朝散大夫勾管崇福宮崇寧二年
坐元符上書謗訕邪中第一人降授朝散大夫添差
監無爲軍鹽酒稅五年敘復右朝議大夫

長編參紀
事本末

滕友傳

滕友應天宋城人廣東監司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
州大聖灑楊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爲臣者惟忠
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亦有無窮之聞聽畢遂愈
崇寧初爲朝奉郎二年坐元符上書謗訕降授奉議
郎添差監泗州鹽稅五年敘復朝奉郎

通鑑長編紀
事本末參甲

祐入

六

申雜復官朝請大夫子濟宋史有傳紹聖四年爲大
理寺官坐斷遣內司兵士作賊失當罰銅三十斤

長編

江恂傳

江恂崇寧選人坐崇寧初上書謗訕特衝替永不得

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

紀事
本末

方适傳

方适字彥周福建莆田人慎言從孫元符三年特奏

名對策乞復元祐皇后其略曰昔陛下迎后於西宮
也天下之人舉欣欣然而相告者無他得君母也及

遷后於北宮也天下之人舉疾首蹙額而相告者無他失君母也臣願陛下力排羣議遷后西宮而道路藉藉之言息矣哲宗不加罪命置下第尋又上書謂秦人緘口腹誅享國日蹙東漢宦官擅權而桓靈以降所存者位號而已武王數紂之罪在於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百姓所陳皆譏切時政忤旨衝替永不得改官崇寧三年詔籍上書邪等人适與焉仕終福清縣丞初陳壘爲覆考官見适策歎曰是何舉人敢直言如此後與徽宗論事復對徽宗誦适語徽宗曰卿力搜訪其人适竟不肯自達崇寧中入元祐黨籍

祐八

七

從弟儼仕至壽州安豐令召赴都堂審察以不謁蔡

京報罷掛冠歸

福建通志卷一百八十

許端卿傳

許端卿字中甫新定人元符二年官承議郎禮部員外郎廣西提刑三年召歸刑部

端卿雅有巖洞之好臨桂之龍隱巖元風洞屏風巖皆有題名崇寧初提點秦鳳刑

獄坐爲刑部管押詔元祐倡寬縱之證刪改元符繫降直郎

九朝綱年通鑑長編宋太詔令廣西通志金石

略

崇寧三年八月籍五十七敘復承議郎與知州差遣

紀事本末

李昭玘傳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擢進士第

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用李清臣薦爲祕書省正

字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之俗爲一變提點永興軍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改元豐勅條倡寬縱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自序以爲與今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使人致已意昭玘惟求祕閣法帖而已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

祐入

大

追復直徽猷閣事迹詳宋史本傳

向紉傳

向紉累官朝請大夫光祿卿崇寧元年爲刑部官倡

爲寬縱之說刪改元符勅條降右朝議大夫

九朝編年宋大

詔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左朝議大夫與知州

差遣

紀事本末

陳察傳

陳察字晦叔建陽考亭人貫開封熙寧九年進士元祐元年官宣德郎

歷知石城吳縣通判泉州李清臣薦堪館閣選除秘書省正字五年與李昭玘晁補之同爲校書郎尋改太常丞集賢校理

六年爲太常博士七年權利州路轉運判官紹聖四年改祕閣校理爲江東轉運判官尋召爲戶部員外郎詳定重修敕令所刪定官出爲成都府轉運使元符元年奏乞監司歲舉明審端恕善治獄充錄事參軍詔令吏部立選法聞奏尋以朝請郎試大理少卿蔡京當國引疾致仕崇寧元年坐爲戶部時刪改元符敕條落職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朝奉郎提舉崇福宮蔡京在吳時蔡京過之爲書懸榜察却之以此忤京年九十五而終

宋大詔令通鑑長編參記事本末盧熊蘇州府志

鍾正甫傳

鍾正甫武陵人治平二年進士與米芾友善蔣之奇

祐入

尤

薦之

湖南通志

紹聖四年累官朝奉郎詳定重修敕令所

刪定官元符元年知處州言伏聞朝廷以司馬光呂

公著蘇軾蘇轍等悖逆罪狀命官置局編錄成書以

正邦刑爲世大戒臣竊恐朝廷尙有遺隱未盡編錄

今據臣所知悉具奏陳以備采擇臣嘗與劉惟簡商

議執事因臣語及元祐初先帝陵土未乾而善政已

爲司馬光等變壞更張造爲謗訕不復有臣子之義

惟簡遂爲臣言光等姦黨相濟逆亂自肆最不可忍

者二事其一二元祐元年明堂光等心懷怨懟建議不

以先帝配宗祀而欲祀仁宗皇帝先帝幾不得與祭

賴禮官何洵直力爭以謂嚴父配天古今之定禮其事見於孝經雖童稚皆能誦之且自古無宗祀祖考于明堂者其議遂寢而先帝始不廢于宗祀此皆悖逆無道非臣子之所宜言臣與惟簡相對流涕歔歔憤惋切齒而恨其事不得遽聞于上聽以治光等之罪也今惟簡旣死竊恐朝廷未及采問而光等罪惡有所隱脫臣雖守郡在遠輒慕古人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逐烏雀之義拳拳忠憤不能自已詔劄與編類姦臣事狀蹇序辰等長編四百九十四召爲刑部員外郎道鄉嘗上殿乞選縣令及學官以厚風俗五百六十六改廣集

祐八

三

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攝本州羈管人前諫官鄒浩就獄根勘賓客往來餽遺等事會大赦釋免爲陳瓘劾奏坐黜降授朝議郎淮東提刑崇寧初編類元符章疏正甫爲正上第一人擢金部員外郎後坐爲刑部官剛改元符敕條降朝請郎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奉大夫知筠州大觀二年出籍九朝編年參長編紀事本末

高茂華傳

高茂華字秀實元氏人祖化始徙祥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當和呂本中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服占

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與曾元嗣續關止叔沼
呂本中居仁韓子蒼駒顏平仲岐饒德操節爲十友
崇寧元年臣僚上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近爲私
結爲死黨使其子塏吳則禮外甥高茂華往來計議
共成元祐之黨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承議郎
長編參紀事本末夷溪
詩話雜助集高旦墓志

楊彥璋傳

楊彥璋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散大夫大觀

二年出籍

紀事本末

廖正一傳

祐八

三

廖正一字明略福建將樂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初
歷華州司戶參軍同知樞密院事安燾薦正一堪充
館閣召試學士院蘇軾得其對策奇之力言其才除
祕書省正字軾每邀正一論文必出密雲龍茶飲之
故名亦亞於四學士嘗居言路著直聲出知常州蔡
肇稱其學問汪洋文章瑰璘所造非眾人能及云崇
寧三年列名黨籍自號竹林居士福建通志正一四六最
爲高奇賀安厚卿啟云遠離門牆遁跡江湖之外闕
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啟云中台之光
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

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高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
亟有時雨又謝安厚卿答書之啟云寂寞江濱若戎
車之陷淖棲遲崑邑信塞馬之依風曄然晨光照此

蔀屋

四六話

李夷行傳

李夷行字炳大不詳里貫元豐七年爲邢州司法參
軍鄜延軍略勾當公事隨軍獲一級爲承議郎元符
三年提舉熙河蘭會路弓箭手上言申招刺之法先
經本府及州軍相去不下兩三程以上往返已是勞
費及將司百端邀阻有留滯十餘日不能拍試以此

祐八

三

多不敢應募乞除將副在城寨許赴將副如帥司州
軍相近卽於以次近將副處拍試收補又逃亡空地
既不緊行招人又不速勒租佃卽因此人員可以冒
種兼城寨使臣往往借賃牛具選擇肥田私自耕種
或收受馬料其爲姦弊不可勝言今欲乞令本城寨
將空地分作等第出榜招人出租權佃如逃田內有
山石委是不可耕種者委提舉官相度除放又闕馬
人元給到添給地五十畝依條限半年災傷更展半
年如不買馬卽許有馬請射今本路闕馬不少例各
經隔年歲不曾勾收地土亦不曾召人租佃使之坐

占美地安肯備錢一半收買馬今欲乞闕馬人更不
拘收添給地土據其肥瘠認定每畝租課雖在半年
限內亦令送納候買到馬日除放又弓箭手初買到
馬全給官錢比來芻料翔貴憚於牧養往往故有死
損又將出界止揀壯馬前去其闕馬瘦人各不隨軍
內有一指揮只揀得一二十疋出戰者乞令就近將
官并城寨使臣常竊體度將貧闕不能贍馬人許令
願養馬者兌養并贍馬地隨馬給付卽不得兌與人
員及有物力頑猾之人又人員多將錢物借與長行
租種地土及借與牛具籽種與之合種分收租課致

祐八

三

長行貧乏有誤出入乞令所屬體訪覺察違者杖一
百錢物不追並從之以熙河蘭會經略使鍾傳等奏
白草原討蕩妄增首級降一官明年以言邊事失實
罷後爲都水監丞請復詩賦取士爲彭汝霖所劾建
中靖國元年坐欲害經術乞兼詩賦勒停崇寧三年
久黨籍五年敘復朝請郎與監廟差遣

長編參紀
事本末 尋

卿泗州州賊于市夷行遣醫家並畫工往觀抉膜摘膏
首斷折圖之盡得纖悉命楊介校以古書爲存真圖

郡志

彭龜傳

彭醵字道源江西廬陵人生而穎悟六歲時賦中秋
不見月詩有警句由是以詞章經術馳譽鄉閭年三
十一登熙甯六年進士第嘗攝行靖安臨川二邑已
而令石首令湘陰守康守賀守南安所至以儒雅飭
吏治有循吏之目嘗上書譏切王氏之學崇甯三年
入黨籍政和初以朝奉大夫致仕自號定庵又曰卧
雲翁著有徹溪居士集五十卷周必大楊萬里爲之
序

廬陵縣志參周益公
平園續藁楊誠齋集

梁士能傳

梁士能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左朝議大夫大

祐八

雷

觀二年出籍

紀事
本末

元祐黨人傳卷第九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

臣陸心源纂

武臣

張巽傳

張巽開封人父茂則宋史宦者有傳巽元豐中官左

藏庫副使八年詔茂則宿衛宮省更厯四朝清謹忠

勤宜在褒勸以巽爲西上閣門副使紹聖中改客省

副使尋坐父茂則罪改授皇城副使差鄧州都監崇

甯三年入黨籍

通鑑長編參宋大詔
令楊仲良紀事本末

祐九

李備傳

李備累官供備庫副使梁陽寨主元祐五年以申蠻

賊犯邊借差楊晟經等掩護有功備及監押蔡義與

蠻主賊十餘戰詔賜金帛有差六年措置荆湖北路

邊事司言備督士卒轉戰有勞爲文思院副使

通鑑
長編

王獻可傳

王獻可山西澤州人元祐七年累官知麟州西作坊

使坐不稟帥司節制擅統兵將擊夏賊追一官勒停

長編四百

尋起爲英州刺史知瀘州元符元年遷左

騏驎使權發遣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使

公事黃庭堅謫涪獻可遇之甚厚二年五月坐元祐中上書議論朝政附會奸黨降一官罷現任差遣子靈雲霽崇甯中爲詳議官上書言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山西通志參長編

雲來史有傳

胡田傳

胡田字雲從江西奉新人元豐間參鄜延副總管曲珍軍事敗夏人于金湯以功進忠訓郎左班殿直轉右侍禁元祐三年遷宮苑副使知沅州奏請歸明士官楊昌晟等存留渠陽軍縣依舊名事應舊送縣者合渠陽軍理斷徒以上罪送沅州五年言渠陽寨蠻

祐九

二

人作過臣領兵處置畢詔軍兵賜錢有差

長編四百四十二

歷知欽州誠州累遷六宅使六年以措置荆湖北路邊事司言田躬督士卒轉戰有勞遷左騏驎使領循

州刺史知開州紹聖初知渠陽軍四年以乞罷廢渠

陽等寨降授供備庫副使廣西經略使准備差遣

長編

四百九十一元符間同從弟良儒上書論瑤華宮事崇甯

元年勾管仙都觀尋入黨籍編管本州

江西通志參長編

馬諗傳

馬諗崇甯三年編管南恩州入黨籍五年移岳州

長編

紀事
本末

王履傳

王履字坦翁開封人父景琚官皇城使知澧州履好學通經史鄉荐不第元符元年以父任除三班奉職元符間上書力言朝政闕失視官編管新州名在黨籍政和初復官提舉北京恩冀州黃河堤埽公事累官監左藏庫靖康元年以武翼大夫副李若水使金軍城陷扈駕出城還除武勝軍節度使辭曰臣六世食祿願以死報國不敢冒膺殊賞改相州觀察使二年正月扈駕再出與若水同爲金人所留二月金人廢欽宗命脫龍衣履抱帝高聲擲截金人捫開履手

祐九

三

擊破頭面履日夜號哭罵不絕聲二十一日與若水

同遇害

北盟會編

建炎元年贈武勝軍節度使

要錄卷二

趙希夷傳

趙希夷燕王德昭九世孫秉義郎子維之曾孫昭玘之孫師勛之子事蹟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

宋史宗室表參

長編紀事本末

任濬傳

任濬崇甯三年入黨籍事蹟無攷

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郭子旂傳

郭子旂崇甯三年編管賓州入黨籍五年移峽州上

錢盛傳

錢盛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康州入黨籍同

趙希德傳

趙希德燕王德昭九世孫武翊大夫子極之曾孫伯麾之孫師璵之子事蹟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編管賓州五年以九鼎赦移荆門軍

宋史宗室表參長編紀事本末

王長民傳

王長民崇甯三年編管循州五年移江甯府

長編紀事本末

李永傳

祐九

四

李永崇甯三年入黨籍事蹟無攷

同

王庭臣傳

王庭臣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廣州入黨籍同

吉師雄傳

吉師雄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連州入黨籍同

李愚傳

李愚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封州入黨

籍同

吳休復傳

吳休復崇甯三年入黨籍

紀事本末

事蹟無攷案宋史有

吳中復興國永興人或卽休復兄弟行歟俟攷

崔昌符傳

崔昌符仕履未詳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潮州

楊

良長編紀事本末

案宋史有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

科累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

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復兼監牧使或與昌符

兄弟行也

潘滋傳

祐九

五

潘滋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惠州入黨

籍

楊仲良紀事本末

高士權傳

高士權崇甯三年入黨籍

紀事本末

案士權當爲高瓊之

後宣仁皇后之兄弟行考遵裕之子有士京士充宣

仁之弟有士林士英則士權必宣仁兄弟行也士林

爲宣仁胞弟僅官內殿崇班贈德州刺史皆武職也

士權之任武臣宜矣

李嘉亮傳

李嘉亮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梧州入

黨籍

楊仲良紀事本末

案通鑑長編李時亮嶺南人熙甯九

年以植州錄事參軍改武爲供備庫使知廉州或卽

嘉亮兄弟行也

李玠傳

李玠一作王玠元祐初累官通直郎元年從知大名

府韓絳請換授供備庫副使崇甯三年入黨籍

通鑑長編

參紀事本末

劉延羣傳

劉延羣崇甯三年入黨籍

紀事本末

仕履無攷

姚雄傳

祐九

六

姚雄字毅夫五原人父兕宋史有傳雄少勇鷙有謀
年十八佐父征伐從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
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才閱試延和殿紹聖中渭帥章
棣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戰
流矢往肩戰采厲賊引却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
俘虜數萬城成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徙知會州
河州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
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
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
自便後論爲責輕復竄金州明年聽歸高永年死西

甯諸戎阻絕起雄權熙河經略使知滄州拜武康節度使以檢校司空奉甯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憲事蹟詳宋史本傳

李基傳

李基崇甯三年入黨籍

楊仲良紀事本末

事蹟無攷

內臣

梁惟簡傳

梁惟簡元豐八年充內東門使兼皇太后殿祇候元祐初御藥院超帶御器械勾管內東門太皇太后遣賜文彥博手詔寄文思副使以久在太皇太后殿祇

祐九

七

應各有勤績除內侍押班添差勾當皇城司又于坤成節恩轉左藏庫使十月詔惟簡在太皇太后殿祇候近二十年累有勤績特與遙郡刺史蘇轍繳還詞頭韓維爭之尤力惟簡遂罷遷官勾管景靈宮二年遷西京左藏庫使尋爲嘉州刺史五年爲文思院使紹聖初坐援引陳衍得罪投竄四年屋宅錢物籍沒

入官

通鑑長編

陳衍傳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

東門司元祐五年梁燾言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宮近來頗自表異凌狎羣輩氣岸不勝疏累上又面論之長編四百四十七宣仁山陵爲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爲眞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爲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爲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

祐九

八

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間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奏言臣等伏觀元豐八年大臣輔立陛下內則選建親臣以爲羽翼外則遵依法度以定紀綱上則垂簾權同聽政以固根本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忘先帝厚恩棄君臣之義乘時伺便冒利無恥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躐取高位快其忿心盡變先帝已成之法分布黨與悉據要權公私詆誣無此忌憚旣而自知其罪終不可追深懼一日陛下親政則必

有欺君罔上之刑乃迴顧卻慮陰連内外包藏禍心
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
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
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
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
先帝之所惡而棄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讐以
王府爲要途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比同惡相濟意
在不測天錫陛下聖知沉機淵默不言九年側身端
拱無毫釐之差羣姦無以伺其隙衆惡不能成其志
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此固不待指數而天下曉然

祐九

九

易知也然姦黨交結其操心危慮患深蹤迹詭祕世
莫得聞至於焚棄毀滅無復考驗前日雖已竄逐擯
廢而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等幸被詔旨詢
究本末乃於焚棄毀滅之餘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
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天地之
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蓋至今日其惡遂彰明較著
如此臣等竊觀上項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
以義獻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臣衍罪在不赦亦乞
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令廣西轉運副使

泣其刑

宋史參李
壽長編

張士良傳

張士良元祐中皇城使爲宣仁殿御藥紹聖元年二月與陳衍梁知新同罷士良提點醴泉觀任便居住六月添差監潁州酒稅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復起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旣責呂大防劉摯等過嶺仍用王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皇后最後又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士良已竄雷州元符三年惇卜逮赴詔獄使証宣仁有廢立意士良旣以舊御藥

祐九

十

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卽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元符三年三省據士良辭奏言士良以御藥院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衍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于籍其所降付某處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自與奪願降士良未嘗與聞羣臣有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于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間痰發扶

掖坐殿後御閣衍指揮簾外使臣虛進酒上食至畢
外廷皆不知衍又奏除范純仁左僕射文彥博平章
事于是翰林學士蔡京左諫議大夫安惇言臣等竊
觀上次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以義讞之以
法死有餘責所有臣衍罪在不赦乞更賜審問正以
國法詔衍特處死徙土良編管白州崇甯初授左藏
庫使提舉鴻慶宮南京居住

長編參紀
事本末

新錄辨曰宣仁遺詔大防欲釋天下之重負就
東朝至燕閒復辟以時實吾之志是臣僚前此
未嘗有請還政奏章或有之則宣仁在上豈容

祐九

十一

陳衍藏匿又吕大防妻爲國夫人必歲時入朝
三宮如太皇太后賜合容有不聞上之理此
言亦屬誣謗宣仁進用大臣豈至謀及中官史
臣妄意簾帷易欺增重陳衍之罪所以汚巖聖
母不知無根輕發不可以欺天下後世

長編注

梁知新傳

梁知新元祐中皇城副使爲宣仁殿御藥紹聖元年
坐黨附陳衍罷爲添差監亳州鹽酒稅旋因責降元
祐諸臣羈管藤州徽宗卽位依例轉官赴省供職崇
甯三年入黨籍

同

李倬傳

李倬元祐中句當御藥院入年遣倬齎詔賜觀文殿

學士知穎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崇甯三年入黨

籍通鑑長編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譚辰傳

譚辰崇甯元年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

三年降左藏庫使添差蘄州酒稅入黨籍楊仲良紀事本末

竇鉞傳

竇鉞仕履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同上

趙約傳

祐九

十一

趙約仕履無攷崇甯元年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

在京差遣三年入黨籍楊仲良紀事本末

黃卿從傳

黃卿從哲宗時入內西頭供奉官崇甯三年入黨籍

長編參紀事本末

馮說傳

馮說哲宗時累官入內西頭供奉官紹聖中被逐說

給事陳貴儀閤嘗抱徽宗元符三年復詔入後坐與

梁惟簡陳衍親厚送內侍省三年編管徐州入黨籍

五年以九鼎赦移汝州同上

曾燾傳

曾燾紹聖中官入內侍高品坐梁惟簡陳衍親厚降一官送吏部添差遠地監當崇甯三年編管歙州入

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單州

同上

蘇舜民傳

蘇舜民紹聖中官入內東頭供奉官寄內殿承旨坐梁惟簡陳衍厚善送吏部遠地監當崇甯三年入黨

籍

同上

楊偁傳

楊偁紹聖中官內侍省高品坐與梁陳親厚四年追

祐九

十三

兩官送全州編管元年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

京差遣崇甯三年入黨籍

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

梁弼傳

梁弼惟簡子紹聖四年編管瓊州入黨籍五年以九

鼎赦移歸州

同上

陳恂傳

陳恂衍子紹聖四年送瓊州編管入黨籍

同上

張茂則傳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

獲賊遷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州團練使爲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爲內侍班再遷副都知熙甯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衆卽撲滅詔曰宮禁不驚帑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嘉之賜簪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卽位遷甯國軍留後加兩省都知卒年七十九茂

祐九

十四

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

祐入以茂則嘗預任使遣貶左監門衛將軍崇甯中

入黨籍

宋史宦者傳

張琳傳

張琳元豐八年行文成都府依樣織造錦紫絲鹿胎

爲呂公著奏罷徽宗卽位以供承翊衛遷兩官崇甯

元年九月三省籍記姓名不得在京差遣三年編管

南安軍入黨籍

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

裴彥臣傳

裴彥臣元祐四年官內東頭供奉官蔡確貶新州彥

臣伴送奏言如確沿途稱疾卽添差遞舖兵士用兜
橋擡輿前去從之元符三年右司諫陳瓘言彥臣無
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洩漏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
者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崇甯
元年九月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尋編
管池州除名勒停五年以九鼎赦移廣德軍

通鑑長編參紀

事本末

李偁傳

李偁熙甯八年官內殿崇班河北第八副將坐與將
官劉慶不和理曲追一官勒停崇甯三年入黨籍子

祐九

十五

及親兄弟並與外路遠處監當差遣子恂仁落閤門

祇候

通鑑長編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閤守勤傳

閤守勤哲宗時官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管西

京崇福宮徽宗卽位寄左藏庫副使添差勾當御藥

院崇甯三年貶賀州長史安置全州入黨籍子及親

兄弟並與外路遠處監當差遣子依落寄班祇候五

年以九鼎赦移漣水軍

同上

王紱傳

王紱仕履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

紀事本末

李穆傳

李穆崇甯三年編管金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
鄧州同

蔡克明傳

蔡克明未詳里貫徽宗卽位向太后權同聽政將復
用范純仁而意若未伸乃遣克明至永州就賜銀合
茶藥問勞委曲曰三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
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人醫治只爲左
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卽
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

祐九

共

來又云離闕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上
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純仁至畿內又遣克明賜
銀合茶藥仍宣諭渴見之意蔡京蓄恨范正平及當
國言李之儀所撰范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
二聖虛仁之意與之儀正平同逮至御史府之儀正
平皆欲誣服獨克明白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
請寶印出注籍內東門使從其家得聖語本有御寶
驗內東門籍皆同獄遂解崇甯三年編管桂陽監入
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饒州

宋史范正平傳參紀事本末李之儀范公行狀

王化基傳

王化基熙甯初爲內侍省入內殿頭熙甯四年樞密院劄子王化基不合直批聖旨于內作坊取吏人奉旨令本省依理施行崇甯初宮內侍省左藏庫使坐陳衍黨編管高州五年移全州

通鑑長編二
百二十一

王道傳

王道崇甯三年除名勒停永不收叙編管韶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郴州

紀事
本末

鄧世昌傳

鄧世昌崇甯三年編管密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唐州

同上

祐九

七

鄭居簡傳

鄭居簡崇甯三年編管信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滁州

同上

張祐傳

張祐徽宗登極以供承翊衛遷兩官崇甯三年入黨籍

長編參紀
事本末

王化臣傳

王化臣崇甯三年編管青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濟州

紀事
本末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傳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哲宗立累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卒諡曰文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未命事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卽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復之事迹詳宋史本傳

章惇傳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進士舉甲科哲宗卽位累知樞密院事宣仁聽政惇與蔡確矯倡定策功確罷

祐九

七

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宣仁怒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繕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察

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惇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規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

祐九

十九

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后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哲宗崩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死惇四子連登科無顯者

死之日羣妾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爲鼠食
其一指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聖五年高宗閱
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
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
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詔下海內稱快

宋史

參通鑑
長編

祐九

子

元祐黨人傳卷第十

詔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

臣

陸心源纂

黨案始末

崇寧元年五月乙丑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罪其名不正則天下之善無自而明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臣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唱迭和氣焰薰炙不可嚮邇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以竄逐陛下卽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黨類實煩所在連結罪廢者一旦牽復不以其漸

祐十

一

所與過當又復紛然莫之能禦內外相應寢以滋蔓爲害彌甚今皆坐享榮名顯職厚祿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嘗有罪者非所以正名也又曰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爲之唱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庶幾得罪名者無所致怨不憂後禍觀望者消于冥冥之中天下忠臣良士各得自盡以悉心于上不疑復有害之者以顯神考盛德大業以成陛下繼志述事之孝而天下可以無爲而治矣伏望早賜施行

五月丙子詔曰昔在元祐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誣詆
先烈善政良法肆爲紛更紹聖躬攬政機灼見群慝
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纘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
寘諸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固惟以沮壞事功報
復仇怨爲事翕翕訛訛必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爲
元祐之政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
遷敘不次無復舊章或繇冗散之中登殿閣而滿方
面或旣殂謝之後還舊職而加橫恩玩法肆姦鮮不
類此稍後屏遠姑務含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遏乃
擇其尤者第加裁削以適厥中尙慮中外詿誤之人

祐十

二

未免反側宜詳示訓諭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來及
元符未嘗以朋比附黨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
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朕言不渝
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曾布所草定
也

九月辛丑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
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
行下至于御筆刻石則未盡知也陛下孚明賞罰姦
臣異黨無問存沒皆第其罪惡親灑宸翰紀名刊石
以爲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內輔郡猶有不

知者況四遠乎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姦黨以御書刊
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
記以示萬世從之御史臺抄錄元祐姦黨曾任宰臣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司馬光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韓忠彥

王珪

故

曾任執政官

梁燾

故

王巖叟

故

王存

故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祐十

三

范百祿

胡宗愈
故

李清臣
故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故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故

范祖禹
故

王欽臣

姚勔
故

顧臨
故

趙君錫
故

馬默
故

孔武仲
故

王汾
故

孔文仲
故

宋光庭
故

祐十

四

吳安持
故

錢勰
故

李之純
故

孫覺
故

鮮于侁
故

趙彥若
故

趙嵩
故

孫升
故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祐十

五

豐稷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秦觀

湯觀故

杜純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祐

六

孔平仲

王輦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顥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祐十

七

龔 夬

呂希績 故

歐陽中立

吳 儔

詔緣姦黨入籍並子弟等除曾任監司罷任指定與知州人外將其餘不得到闕合授差遣人今後並令于所在州依條審量其官吏保明堪與不堪釐務內初出官仍驗付身令召保二人依條式聲說委保事因各連家狀一就繳申吏部從吏部尚書何執中奏請也

祐十

九月乙巳詔建中靖國元年及元符末姦黨並合焚毀不用文字等並併依元祐

十月庚戌詔應元祐係籍人並依寄祿官與請給更不注差遣見有差遣人並罷其子並親兄弟並與宮觀嶽廟差遣內係選人者與監當差遣不得與改官十月癸酉臣僚上言伏覩元符之末朋黨遞用陛下以先定之志獨見之明屏斥姦回以斷國是自總攬以至于今百廢具舉效應顯著紹述大有爲之功斯旣成矣陛下復懲前日紛更之由深思遠慮謂事雖小而其端足以成害者不可不禁乃詔有司自元豐

八年三月五日以後至紹聖元年四月十三日以前及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以後至崇寧元年正月以前凡官司比例勿復引用蓋所以防微杜漸遏絕其萌芽以垂無疆之休也然臣區區之愚尙以爲崇寧元年六月以前姦黨猶在朝其懷私害正持心不移與夫官吏希望風旨于下者或因人以廢事或因事以廢去其所立一時之例若謂其在崇寧正月以後而用之則興建中靖國之例相去幾何哉陛下嘉靜天下以隆太平事無大小其坐朋黨而害政者不可以不靖也

祐十

九

崇寧三年正月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等集並毀板

二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六月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寮更不得彈劾奏陳令學士院降詔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故

韓忠彥 故

曾布 故

梁燾 故

王巖叟 故

蘇轍 故

王存 故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范百祿 故

胡宗愈 故

李清臣 故

劉奉世 故

祐十

十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祐十

士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仇 故

趙彥若 故

趙嵩 故

王欽臣 故

孫升 故

李周 故

王汾 故

韓川 故

顧臨 故

賈易 故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故

楊畏

祐十

鄒浩

陳·公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勤

路昌衡

故

董敦逸

故

上官均

葉濤

茂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絨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祐十

圭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故

司馬康

宋保國

張保源

孔平仲

湯械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故

程頤

祐十

齒

唐義問
故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故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故

呂希績
故

歐陽中立
故

吳儔
故

尹材
故

葉伸
故

李茂直

吳處厚

祐十

五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故

虞防

李社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綀

蘇炳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衮公適

故

馮百藥

祐十

去

周 誼

孫 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 察

趙 峒

封覺民

故

胡端修

李 傑

趙令時

郭執中

石 芳

李 賁

金 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 集

黃 策

吳安遜

周永徽

祐十

七

高漸

張夙故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故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故

种師極

韓治

祐十

六

都 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紱

何大正

呂彥祖

梁 寬

沈 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 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 肇

黃大遷

万侯正

許堯輔

楊 肅

胡 良

祐十

光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改

高遵裕

黃才

曹盟

侯顧道

林膚

葛輝

故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實

祐十

子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

扈秀充

故

張恕

蕭剗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陳井

祐十

主

洪 芻

周 鏐

許端卿

李昭玘

向 訓

陳 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 醕

梁士能

武臣

張 巽

李 備

故

王獻可

故

胡 田

馬 諗

王 履

祐十

三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故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故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王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

祐十

三

梁惟簡

故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故

李倬

譚辰

竇鉞

趙約

黃卿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故

張琳

裴彥臣

李偶

故

閻守勲

祐十

三

王維縉
李三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祐十

室

王珪

章 愴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事者合爲一籍
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
六月戊午詔曰朕嗣位之始恭默未言往歲姦朋復
相汲引倡導邪說實繁有徒或據要路而務變更或
上封章而肆詆毀同惡相濟非止一端推原其心豈
勝誅殛比詔編類具列姓名乃下從班博盡眾議仍
爲三等各竭所聞庶幾僉同罔有漏失惟邪慝之復
起蓋源流之相承迹其從來于元祐得罪宗廟甯分

等差悉皆親書通爲一籍載刊諸石置在朝堂爲臣不忠附見于末所麗雖異其罪惟均朕方以仁恩徧覆天下前旣遣黜弗忍再行亦有可矜出于籍外自時厥後已定不渝羣聽式孚毋復輒論其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寮更不得彈劾奏陳

崇寧五年正月戊戌是夕彗星出西方由奎貫胃昴畢至戊午沒

正月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寮

祐十

美

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今旣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以上皆出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張綱看詳元祐黨人狀

准尙書省劄子臣寮上言

具前劄子

七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聖主令給舍看詳元祐黨籍內曾任宰執侍從臺諫等官顯有名德合依累降指揮推恩之人并餘人各項開具限五日具狀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曾任宰臣

文彥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任執政

梁燾 王巖叟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勔

祐十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秦觀 湯斌 杜純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 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黃 隱 畢仲遊 常安民 孔平仲

王 鞏 張保源 汪 衍 余 爽

鄭 俠 常 立 程 頤 唐義問

杲 卞 李格非 商 倚 張庭堅

李 祉 陳 祐 任伯雨 陳 鄂

朱光裔 蘇 嘉 陳 瑾 龔 夬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 儔 已上共九十七人

右臣等今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共有二本

祐十

三

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於蔡京私意內九十八人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將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冗雜泛濫增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除臺諫官卒難省記外其間曾任宰執侍從及餘人並開項在前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數內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其名德亦顯然可見外有二百餘人雖石刻具存然其姓名

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爲年歲深遠別無文字
攷究難以雷同開具契勘前項九十七人並六人共
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所有今來臣寮
言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伏乞付三省措置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華陽集

祐十

无



782.245.51
74233

5987

元祐黨人傳

(清)陸心源纂

河北省立

圖書館

782.245.51

74233

5981

